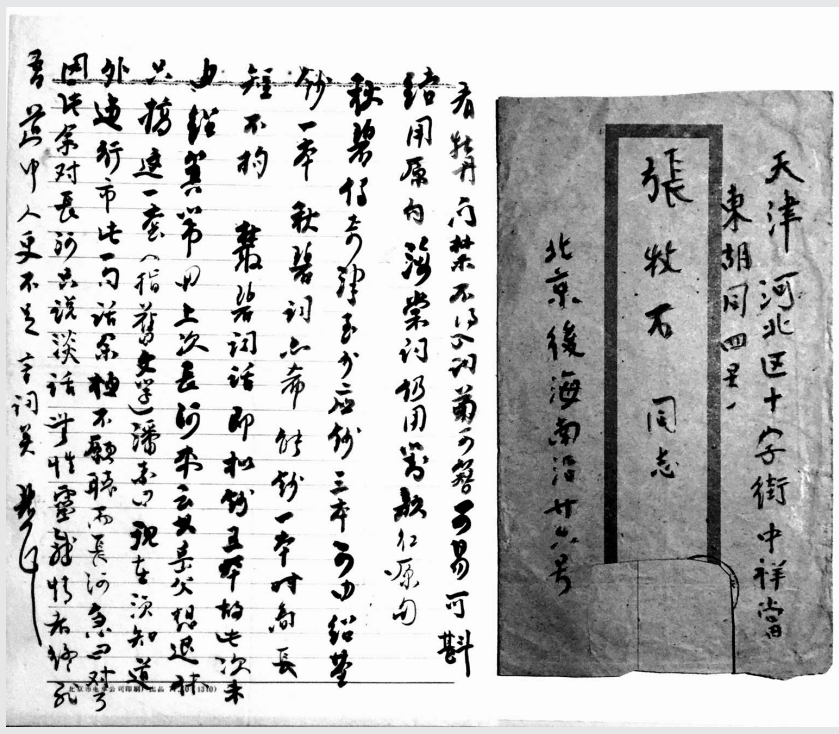
●管继平 ■文人尺牍(三十七)

浮沉只作倦云归

——张伯驹致张牧石

二十多年前,我喜欢读对联掌故之类的书。那时最爱读的三本是: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张伯驹的《素月楼联语》和梁羽生的《名联谈趣》。其中最通俗浅白的自然是梁羽生,而最精练短小又蕴藏丰富的则是张伯驹的那本“素月楼”,虽薄薄的一册,却可置于枕边晨夕相对,百读不厌。敝书袈上还藏有一册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直排本《张伯驹词集》,说实话,仅买来时翻一下,之后还真没好好读过。此大概可算是我对张伯驹先生的最初认识,那时恐怕还不了解他是一位大收藏家。

后来,我开始写民国文人书法系列,其中也有一篇写张伯驹书法的文章,收于《纸上性情》一书中,那时为了写文章,读了一些张伯驹先生的文章和关于他的人物传记,慢慢地,这位名士学人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清晰丰富起来……记得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有一段记述她最早听父亲说起张伯驹先生的事。章诒和因为从未听说过,父亲就告诉她:“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天津河北区十字街中祥当
東胡同四号
張牧石 同志
北京後海南沿廿六号

章伯均先生可是大人物,出言而知深浅。他是新中国的交通部长,政府高官,闲时热衷收藏一些名人书画,如齐白石、张大千等。应该说五千多件也不算是小数了,但他仍说抵不上张伯驹的一件,这“一件”指的就是张先生所藏的稀世之珍《平复帖》或《游春图》之类。因为你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再贵(何况说那句话时是五十年代,还不太贵),毕竟还是有价的,而一千七百多年的《平复帖》,独此一件,不可复生,那才是任何价值所无法估量的。

时间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近期在新媒体上,接连又读到了数篇关于张伯驹先生的文章,感觉似乎有一点什么特别,故宫博物院也办了个“张伯驹捐献文物精品展”,留意一看,原来今年是张伯驹先生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不过,是该好好纪念这位“好好先生”了,虽说晚了点。张伯驹自封“好好先生”,其实倒并非是标榜自我的“好”,而是他因为藏有唐代杜牧的墨迹《张好好诗》,才以此为号。这也是过去文人的一种风气,即喜以自己珍爱的宝物藏品来取字号或斋名。譬如张大千藏有《韩熙载夜宴图》,故取一斋名叫“昵宴楼”,张伯驹另有一别号是“游春主人”,也是因他藏有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得名。

现在许多人说起张伯驹先生,都是以“大收藏家”一名以冠之,还有就是传颂他的“好”,大爱无私,为了不使老祖宗传下的国宝流失海外,不惜变卖自己的房屋家产,来抢救并收藏,为此轰动一时。张伯驹曾言:“人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矣!”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自五十年代起,张伯驹化私为公,陆续将所藏的大部分精品书画,分别捐献或转让给国家,实现了他曾说自己的藏品“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诺言。这些藏品中除了中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名人书画——晋代陆机《平复帖》以及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外,还有如唐代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蔡襄的《自书诗册》等,都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难怪有人称张伯驹先生捐赠的藏品,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当然这只是一种民间的演绎说法,按官方正确的表述则是“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书画馆藏,提升了故宫书画的收藏品质”。

然而,关于大收藏家的张伯驹,被说的太多了,我还是愿说说先生的其他吧。章部长不是说他“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么?这些虽都没错,但还缺了颇为重要的一项:京戏。张伯驹从小接触京剧,许多戏都能唱得滚瓜烂熟,至三十来岁时,水到渠成,拜了京剧名家余叔岩为师,十年中,跟着余先生学了四十多出剧目。余先生平时爱抽大烟,张伯驹说“我学余派,就是帮他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一字一句地抠出来的。”张伯驹虽不是京剧名角,但确是京剧名票,余先生喜欢他,还就是因为他传统文化深厚,精通诗词音律,因此他对京剧的许多见解,往往还要高于一些京剧名角。老一辈的京剧艺人大多文化修养并不高,他们对剧目唱词的修改提炼,通常要依赖文人的润色。余先生的唱段新词,多也出自张伯驹之手,所以张伯驹深谙余派的表演艺术,是余派之嫡传。像著名的余派女老生张文涓,没赶上拜余叔岩,后就拜了张伯驹先生为师;余氏弟子李少春,那么大的角儿,一出余派的经典《战樊城》,还是跟着张先生学到手的。可见作为“名票”的张伯驹先生,在京剧界的地位。七十年代,他因患白内障目疾而不出门,闲坐无聊,回忆自己七岁以来看戏以及与伶界交往所知的佚闻故事,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专门出了一本《红毹纪梦诗注》,供“茶余酒后,聊破岑寂”也,诗才之捷,涉笔成趣,这恐怕也非寻常文士所能达到的吧?

诗词书画俱能的张伯驹先生,大概还是以词学的成就最高。周汝昌评伯驹先生是真正的“词人之词”,他说古往今来倚声填词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张伯驹的词是“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若以古人想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等,庶乎近之。循着周先生的导引,近来我也重新抓起了《张伯驹词集》一书,闲来赏读数叶,以解“沉寂”。结果“沉寂”未解,却发现了一首《瑞鹧鸪》,恰巧解了我所藏张伯驹信札中的一点疑惑,不禁大喜。

几年前,我藏有一则张伯驹先生致张牧石的信札,还带有信封,只是信封上的邮票被剪,略显美中不足。张牧石乃天津人,受父亲的影响从小也喜欢京戏,并能诗词,擅书法篆刻。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二十来岁的张牧石,在一次参加张伯驹先生主持的北京“庚寅词社”与天津“梦碧词社”活动中与先生相识,并获得伯驹先生赏识,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遂成了忘年之交。七十年代初,张伯驹从吉林省博物馆退休后,几经周折才将户口落到了北京。那段时期也比较闲暇枯闷,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每年都会到天津小住两次,看花访友,填词谈戏,玩诗钟,赏书画,不亦快哉。伯驹先生在天津,经常是住在张牧石并不宽敞的家里,两人年岁相差三十岁,张牧石对伯驹先生执弟子礼,于诗词书画等,多有请益。张牧石擅刻印,伯驹先生许多印章都让牧石为之,如常用的一枚葫芦形牙章“京兆”,即张牧石所刻。伯驹先生则对年轻的牧石格外推崇,甚至褒扬张牧石的印章可与上海的陈巨来相埒,谓“南陈北张”。虽未免夸张拔高,但也可见老人对后生的仁爱提携之心。

不过我的这一则藏札,刚得手时颇感庆幸,故也未加细究,回家后似发现缺了一页,以致信中开始几句稍感不知所云。但尽管如此,仍觉得它值得收藏,因为张伯驹的书札墨迹并不多见,何况此信的书体,与他晚年所谓的“鸟羽体”颇不一致,从中也可探出伯驹先生早年书法的取法路径。且看这封残札的内容如下——

……看牡丹,门禁不得入词,菊可簪可易可斟,结用原句,海棠词仍用对颜红原句。

秋碧传奇津至少应抄三本,可由绍基抄一本。秋碧词亦希能钞一本,时间长短不拘。丛碧词话即拟抄五本,故此次未由绍箕带回。上次长河来,云其岳父想退休只搞这一套(指旧文学)。潘素曰:现在须知道外边行市。此一句话余恒不愿听。而长河急曰:对了!因此余对长河只说淡话,无性灵感情者终非吾道中人,更不足言词矣。

碧 顿首

伯驹先生字“丛碧”,故信末仅署一“碧”字。此信未署日期,按信封的邮戳辨认,其到达的日期是“1975年4月27日”。其时正是伯驹先生与张牧石诗词唱和通信颇勤的几年,此信中也是谈词,可能前一页有铺陈交代,此页开首则讲有的字词不可入句,而“菊可簪”不妨改成“菊可斟”,有的仍用原句……这是我在《张伯驹词集》中偶然读到一首“瑞鹧鸪”,才弄明白此信说的正是那首词。

瑞鹧鸪(壬子暮春,晨赴社稷坛看牡丹,门禁不得入。)

东风送暖散轻阴,无数芳菲满上林。客舍只多看草长,侯门肯许问春深。

行吟楚泽兰为佩,醉就重阳菊可斟。莫更叫他村女笑,菜花盈鬓自能簪。

信中还说到几本词集,希望能抄个副本。过去在不能出版印刷的情况下,只能靠手抄传播。颇值一提的是《秋碧传奇》和《秋碧词》,其实此乃文坛一则“乌龙”趣事,即当年有一皖籍词人胡先生化名胡蘋秋女史,写词载于《乐安词刊》。张伯驹见其词,惊为才女。故投函于胡,倍致倾慕。二人遂相唱和,词意缠绵,积稿四卷,题曰《秋碧词》。翌年此事真相大白,遂成词坛“新世说”,引为笑谈。后天津著名词曲家陈宗枢还专门写了《秋碧词传奇》以表其事,并编成昆曲剧本,伯驹先生阅后大喜,赞为绝世佳构,欣然赋诗曰:“三绝于今成鼎峙,桃花扇与牡丹亭。”

手札中还提及“绍基(箕)”和“长河”两人,“长河”不详,伯驹信中对他颇有微词。绍基乃杨绍箕,是伯驹先生的晚辈世交,曾跟从张伯驹学诗词,其时可能在香港。

张伯驹先生的书法很有特点,尤其是稍大一些的字,写得灵动飘逸,羽飞燕舞,人称“鸟羽体”。然而就其线条的力度来看,则未免不足。古人形容书法的“奔雷坠石、飞鸟惊蛇”之类,不仅在姿态上,更讲究的是线条的势态与质感。至于这“鸟羽体”的最早出处何在,是否古已有之?则未见其详,似乎只是刘海粟对伯驹先生的评价。刘海粟素来目无巨子,但他对张伯驹先生却是例外,他说:“丛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我看了多幅“鸟羽体”的书法,都是伯驹先生晚年所书,也许是他晚年的变法独创。而其一些小字题跋和书札手迹,倒是透出他早年书学钟王一路的传统笔力,如这封书札的字体,质朴典雅,醇古缜密,所谓张伯驹早年书法直取钟繇之《贺捷表》右军之《十七帖》,诚然不虚也。

当然,对一位长年浸淫于古代一流书画真迹之中学问大家,其在书画艺术上的眼力和识见是常人所无可替代的。对于自己以前的字,伯老并不看重,也必悔其少作视为“劣迹”。因为先生绝对是经历大场面见过大世面的人,一切都不在话下。试想,就在他举世国宝捐出没多时,却被判成了“反党”的“右派”,去吉林,下舒兰,老病残年,居无定所。若不是陈毅追悼会上他的一副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立马安排进了中央文史馆的话,他在北京几乎成了“三无”人员(无户口、无职业、无收入)。然而,受了那么大的委曲,伯老却并无太多的怨言,他曾有一首和张牧石的《浣溪沙》,最后有两句曰:“泉清难似在山时,浮沉只作倦云归。”显示出一个智者的澹泊宽厚,早已看淡了世事浮沉。有人常提起国家亏待他以及“右派”的事,这位“好好先生”却不无幽默地说:“我鉴定书画也有看错的时候,那为什么就不允许人家给我戴错一顶帽子呢?”

●杨祖柏

说说送“福”写春联的事

■简斋闲语

近日,中国书协表彰了一批“书法家送万福进万家”公益活动先进单位,上海有五家单位榜上有名,他们是:市书协,金山、松江、黄浦、嘉定书协。送“福”写春联已成为各地书协新春佳节一个“规定动作”,也为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今年,上海的“春联大会”可谓是最具创新意义的,它以“春联”为主题,融合征联、学联、写联、送联活动,所以,颇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春节前夕,笔者也参加过几次送“福”写春联活动,亲身感受到了现在的百姓群众对送“福”写春联有着新的认识,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茫然,对春联的审美要求在提升,其中三次至今让笔者历历在目:

第一次是到医院去写春联。一位大约七十多岁的老妈妈让笔者为她写一幅春联,说要写一幅能让她的老伴早日康复的对联。顿时,笔者心里一下沉重起来。写好后,笔者望着老妈妈一手拿着春联,一手拿着“福”字,慢慢地向老伴住的病房走去的时候,眼睛模糊了。或许这就是老妈妈新年最企盼的事,她把祝福与祈祷都寄托于这副看上去既普通而又特别的春联上。

第二次是到残联和一些残疾人朋友一块写“福”字。记得那天与同道刚步入残联时,残联的主任就对等候在教室里的二十余位残疾人朋友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书法家和大家一起来写“福”字迎新春。教室内立即响起热烈掌声。尤其是笔者在与一位智力残疾人书写“福”字并和他一起拿着“福”字合影时,再一次赢得了残疾人朋友的掌声。后来,笔者将这位残疾人写的“福”字发到微信朋友圈——“无杂念的书写”,更是受到许多微友的点赞。一个简单的“福”字没想到会带来这么多的欢乐与掌声。

第三次是到部队去写春联。可能是因为笔者曾当过兵的缘故,走进军营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记得一位战士对笔者说,他想写两副春联寄回老家去,一对是寄给爸爸妈妈,一对是寄给爷爷奶奶。笔者在书写时发现,战士们想要写的春联都是他们自己撰写的内容或平时从报刊上收藏到的带有“兵味”的联语,每一副春联可能都蕴藏着战士的情感,战士的情怀。就在刚写完之时,那位战士上前就对笔者行了一个军礼。

从自己经历的三件事到上海的“春联大会”,的确,让笔者对送“福”写春联的活动产生了一些思考。送“福”写春联应该怎么做?到那里去送“福”?书写什么样的春联?无论是“私人订制”,还是即兴赋联,抄录他人,表达需求者的心声可能是春联的魅力所在,只有春联上有你我的心声,方能使书家与需求者生发书写的意愿与共鸣。在书写春联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广大群众对春联的需求已不是过去那样“我写你拿”“送你就走”的了,他们对春联的内容、平仄对仗、书写水平,甚至纸张等都有较高的要求,他们希望春联书写出时代气象,象征寓意,写出人生路,写出幸福路,诉说百千心声。

但是,在送“福”写春联的活动中我们也发现存在的不足,有的春联内容几十年不变,当然,笔者并非否定“经典”,而是建议应该与时俱进了。有的单位为了完成这一“规定动作”随便组织一些所谓的“书法家”就上街摆摊写起春联来了;有的单位看到别人做了,自己不做又不好,也匆忙上路了;有的号称“名家”者,刚写了两副春联就收场,为的就是一个新闻出镜;有的把字都写错了还不以为然;更有甚者在公共场合书写低俗内容的对联等,给广大群众造成不良影响。“送万福进万家”不是去凑个热闹,还是需要讲点文化规矩,讲点艺术的。

春联是我国独有的春节民俗形式,红红火火过大年是一件开心之事。然而,春联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同样面临着一个传承与发展的问题,我们在传承这种形式的同时,除以尊重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外,还应努力的创新和发展,不断挖掘春联文化的时代价值,将春联上升到一种对文化的尊重与传承上去认识和对待。曾有人呼吁:春联也要加强保护与抢救!或许就在于此。不过,送“福”写春联虽然已成为当下的一种“福”文化,但是,这种活动毕竟还是一种“形式”,要让广大群众感受到真正的“福”音,还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上海戏剧学院与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书法艺术研究方向高级研修班招生简章

为继承、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繁荣书法艺术,弘扬民族精神,推进高等书法教育事业发展,上海戏剧学院与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共同举办书法艺术研究方向高级研修班。

该班注重发挥戏剧学院的强大艺术教育师资和书法家协会的书法理论、创作优势,为学生设置了合理的课程,以学校教授、著名书法家授课、专题讲座相结合,并加入创作实践课程,以培养一批具有较强的艺术鉴赏能力、扎实理论功底、较高书写技法的优秀书法人才及师资,为提高书法创作水平、繁荣海派书法、弘扬优良传统做出应有的努力。

一、招生对象及条件

上海本地大学本科、具有同等学力的书法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

二、招生名额:

20人左右

三、报名时间及方式

即日起至2018年5月18日止。

报名者需提供以下各件:

1. 填写报名表(可在上海书协网站下载);
2. 大学本科学历证明;
3. 身份证复印件;
4. 二寸彩色证件照两张;
5. 书法作品两幅:一幅正书(篆、隶、楷书),一幅行草书。

以上各件务必在报名时一次备齐并交、寄至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教育办公室。经审核同意后,发给准考通知书。

四、考试方式及时间:

1. 每位考生当场书写两幅书法作品:一幅为正书(篆、隶、楷书),一幅为行草书;交一篇2000字左右的书法论文。

2. 考试时间:(另定)

五、课程设置

专业课:楷书、行书、草书、篆隶书技法、古文字学基础、艺术概论、中国书法史、中国书画装裱、篆刻技法、中国美术史、艺术美学、书法创作、视觉文化、中国画基础、碑帖学、中国艺术精神、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等。

选修课:自行选修

六、学习年限及收费

1. 学习年限为两年(2018年9月至2020年6月)。

2. 学费人民币2万元/年,两年共计4万元人民币,按学年缴纳。

教材及资料费自理。

3. 学习期间的食宿费自理。绿色出行,学校不提供停车位。

七、上课时间:

专业课:每周日上午、下午、晚上共计12课时。

选修课:自行选修

八、授课方式:

1. 日常授课师资组成:

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与上海戏剧学院共同派出师资进行授课,上海戏剧学院为各科教授;书法家协会为上海或全国著名书法家进行教学,力求为学员提供一个较好的教学环境和授课老师,提高教学质量。

2. 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

3. 外出考察:

为配合教学,在适当的时间段,将由上海戏剧学院与书法家协会共同组织学生至国内著名古迹进行考察、观摩碑刻及墨迹,现场体验古人的学习、创作环境,从而有助于自身的书法创作。

九、学员结业及证明

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由上海戏剧学院颁发学习证明。

十、学员待遇:

凡按要求完成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并取得学习证明者可以按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本人可申请加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经书协主席团会议审定同意后,方能正式成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教育办公室地址:徐汇区钦江路15号

邮政编码:200233 电话:62499778

联系人:吴厚桂

网址:www.shanghaishuxie.com

上海戏剧学院地址:上海市华山路630号(或延安西路355号)

邮政编码:200040 电话:62487387

网址:www.sta.edu.cn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2018年4月10日

附件:上海戏剧学院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条件

1. 需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登陆“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信息工作平台”报名,网报时要求学士学位满三年。

2. 通过上海戏剧学院的资格审查。

3. 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须在5年内通过学位授予单位的全部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否则本次申请无效。

4.在通过全部考试后的一年内提交学位论文,并在半年内完成论文答辩;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建议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一年内重新答辩一次,答辩仍未通过或逾期未申请者,本次申请无效。

5.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水平认定,经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硕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不是学历教育,申请人在获得学位后,只表明其在学术上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具有硕士学位毕业研究生的同等学力(学习能力的“力”),不涉及学历。因此申请人的学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